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

XIAMEN DAXUE NANQIANG CONGSHU

■【第四辑】■

余承尧 绘画艺术研究



刘一菱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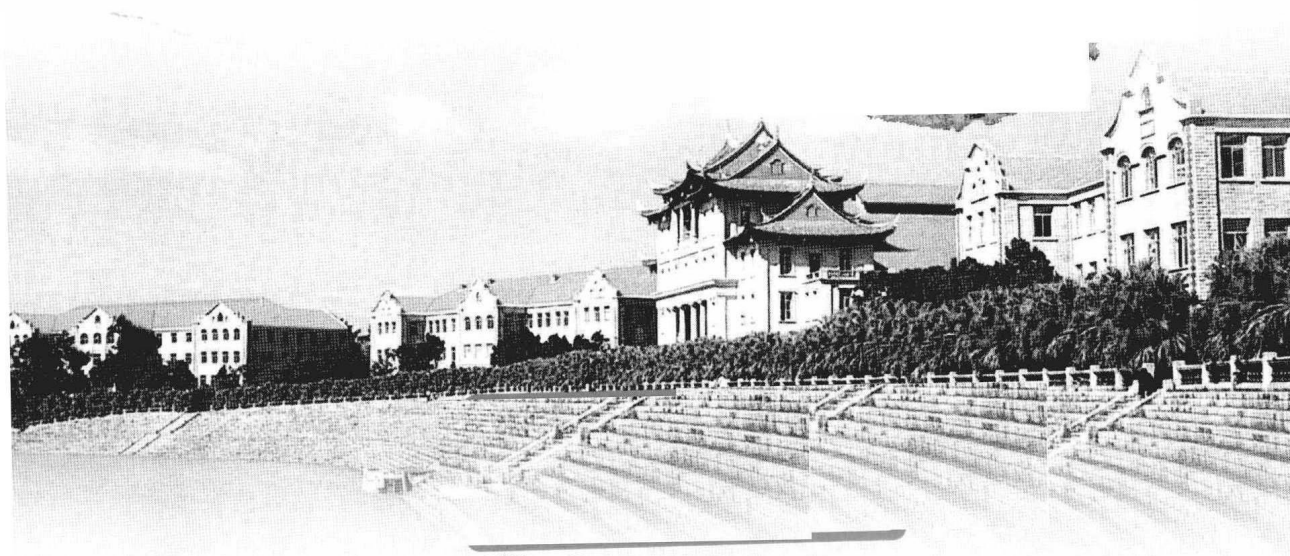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

【第四辑】

余承尧绘画艺术研究

刘一菱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承尧绘画艺术研究/刘一菱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3
(南强丛书·第4辑)

ISBN 7-5615-2538-9

I. 余… II. 刘… III. 余承尧-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39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361009)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25 插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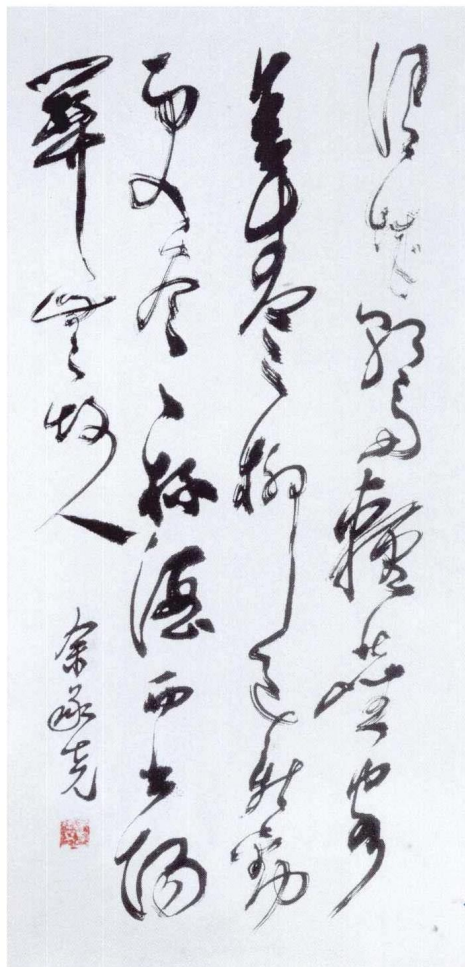
字数:265 千字

定价: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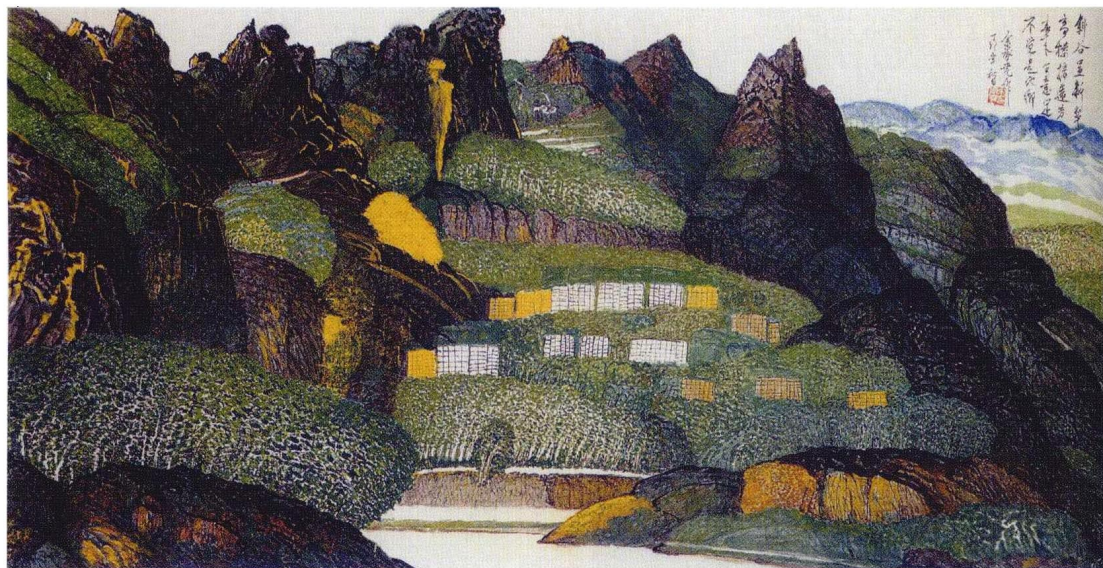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余承尧（1899–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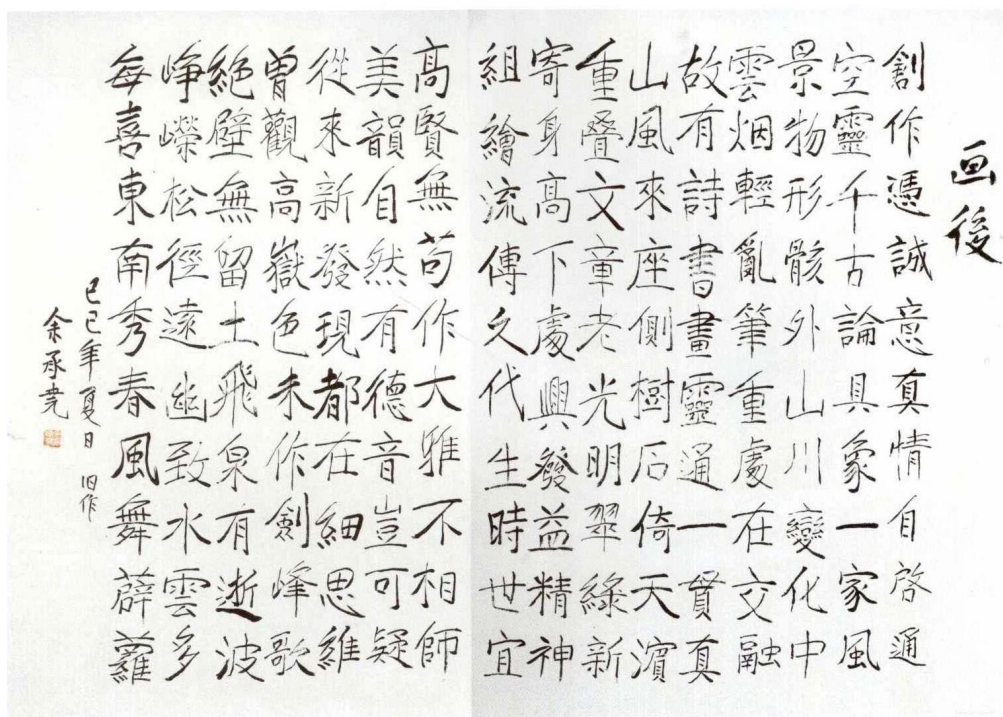
书王维《渭城曲》



《斜谷呈新翠》，彩墨，69cm×13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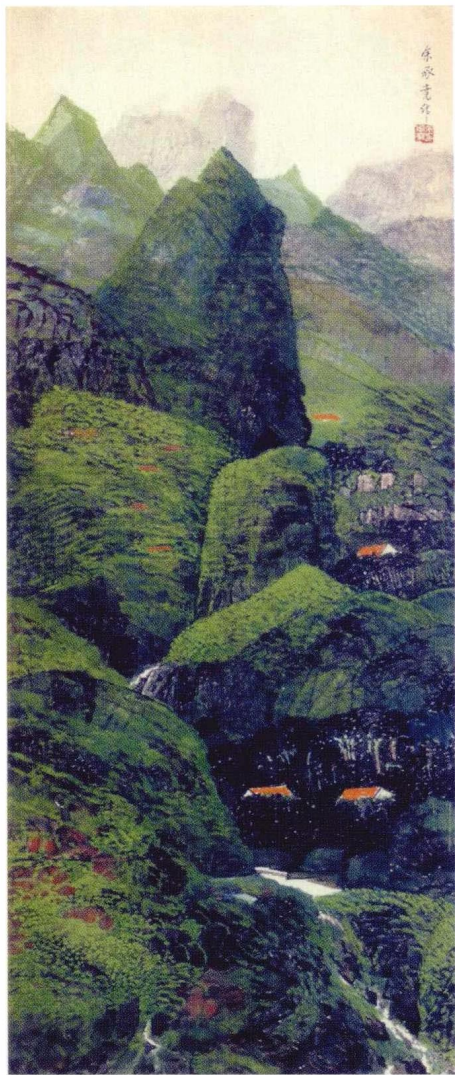


画坛传奇——余承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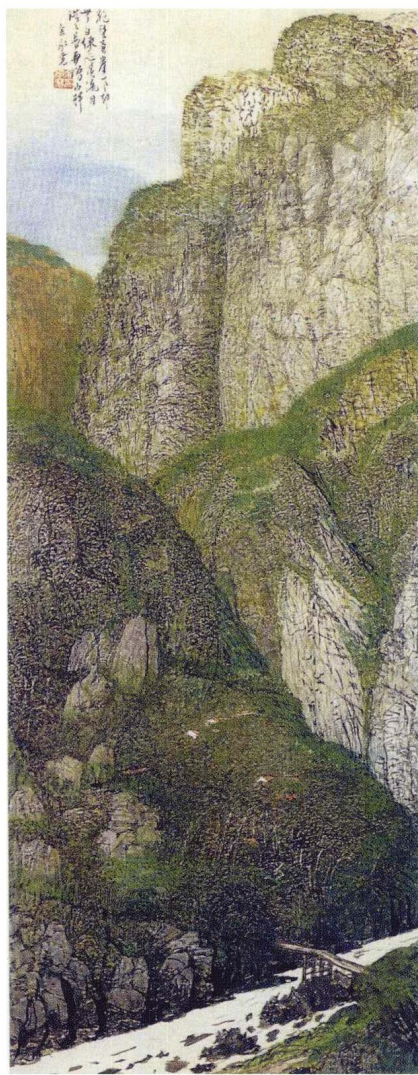


余承尧书法作品《画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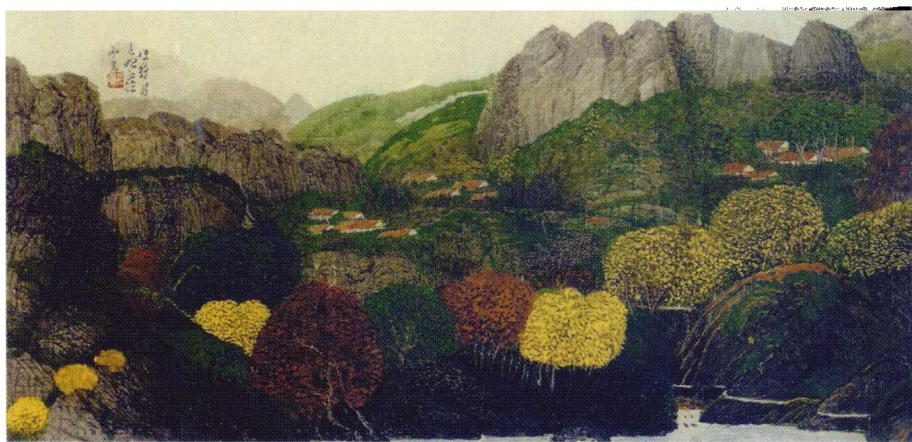
余承尧在创作



《山水》，彩墨，120cm×5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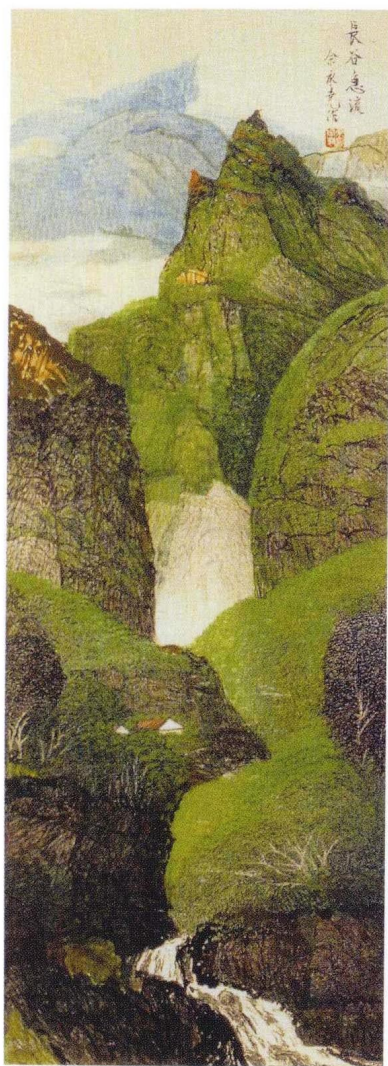
《绝壁苍崖下》，彩墨，114cm×44.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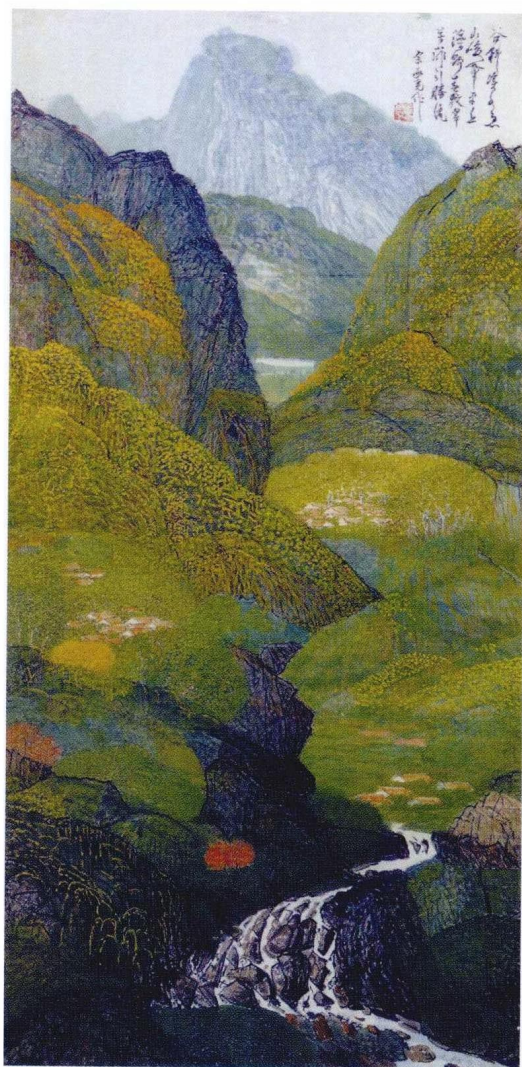
《山水》，彩墨，56.5cm×11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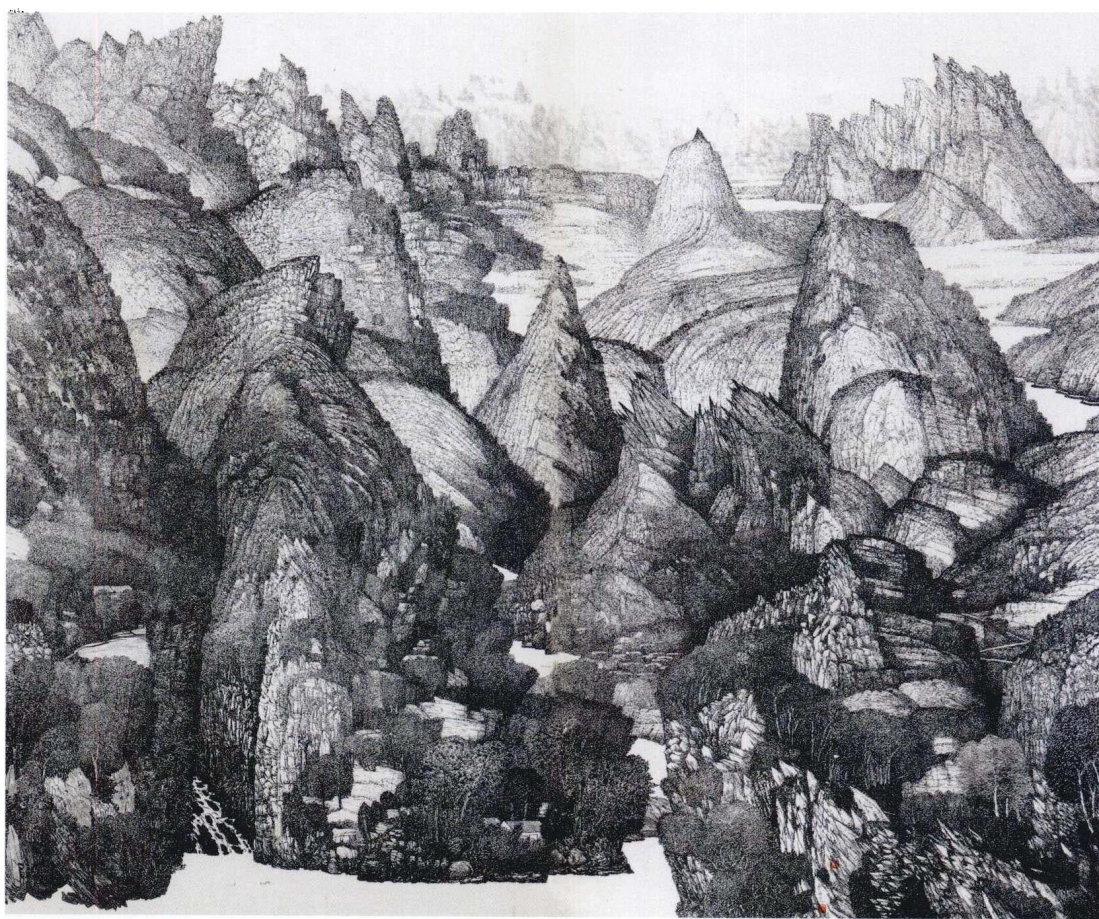
《长江万里图》，1973年，彩墨，61cm×130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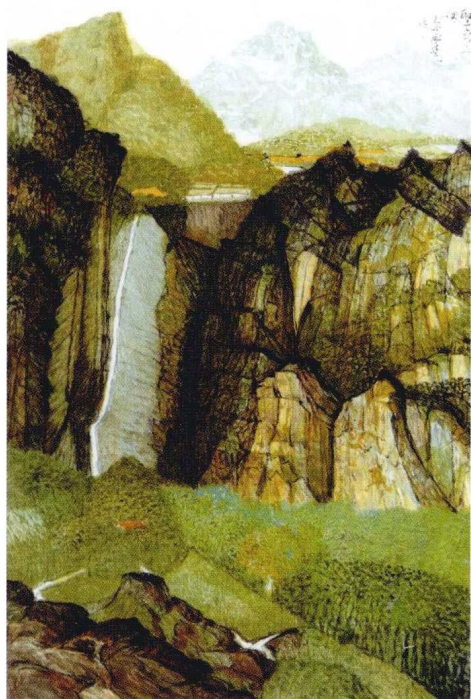
《长谷急流》，彩墨，117.5cm×4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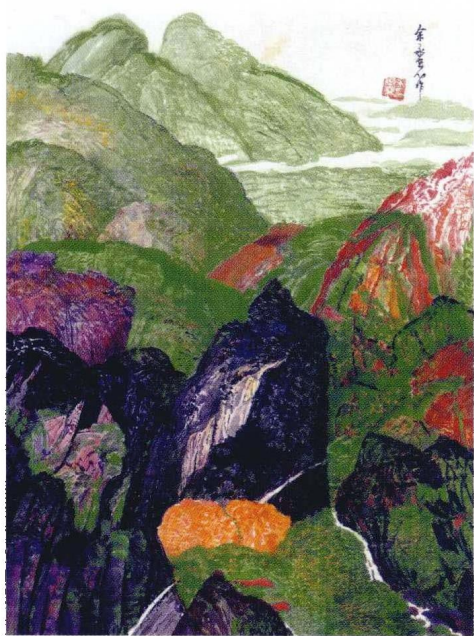
《谷斜流水急》，彩墨，120cm×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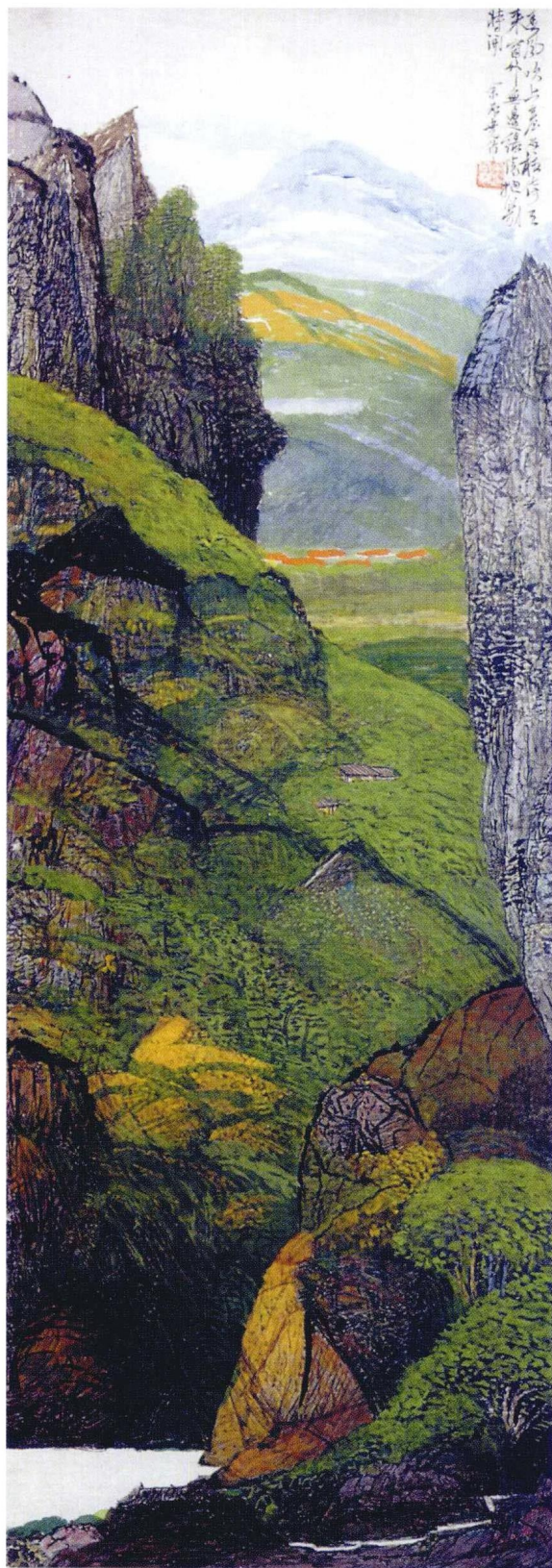
《山水四连屏》，约1969年，水墨，209.5cm×36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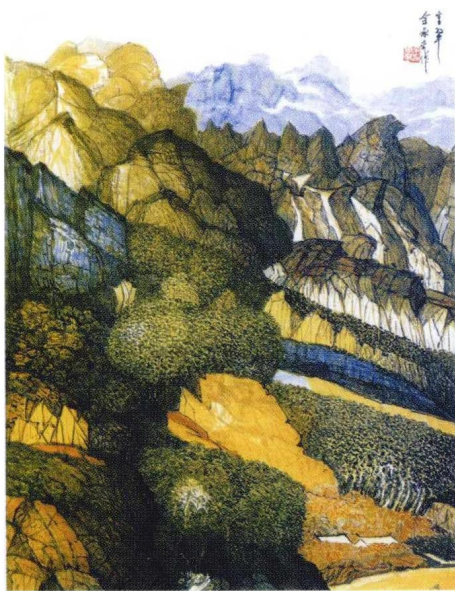
《壁立千仞》，彩墨，68.9cm×45.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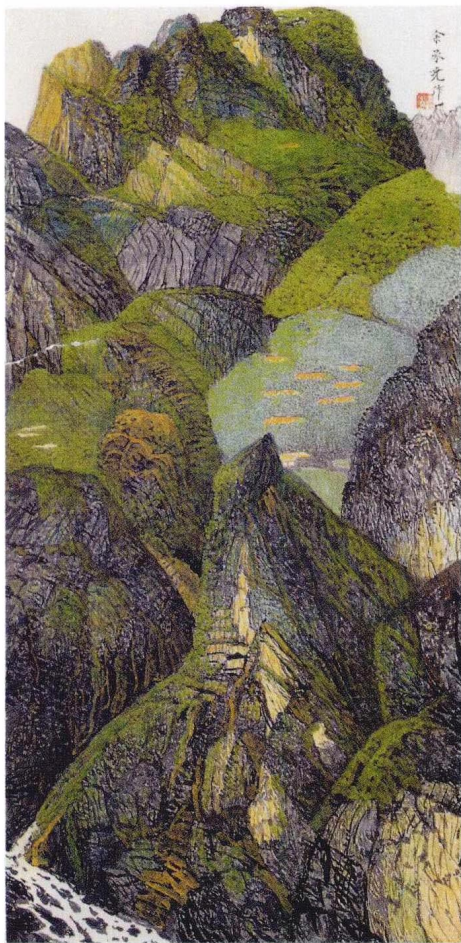
《彩峦》，1988年，彩墨，45.5cm×5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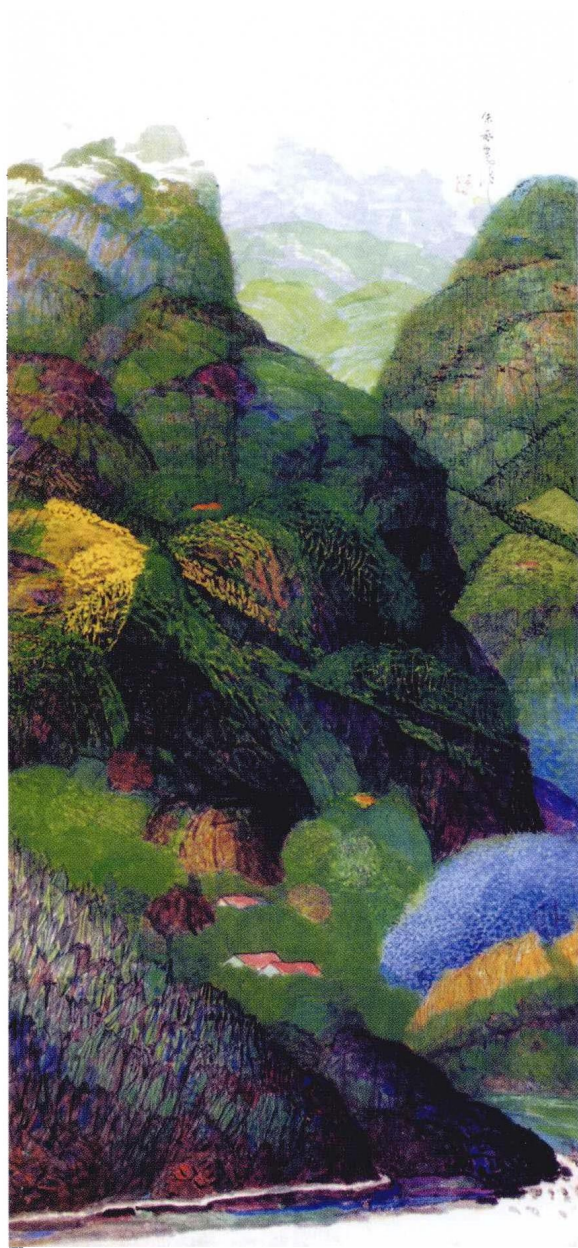
《春风吹上崖》，彩墨，121cm×43cm



《重翠》，彩墨，77cm×57.6cm



《高峰流云》，彩墨，120cm×6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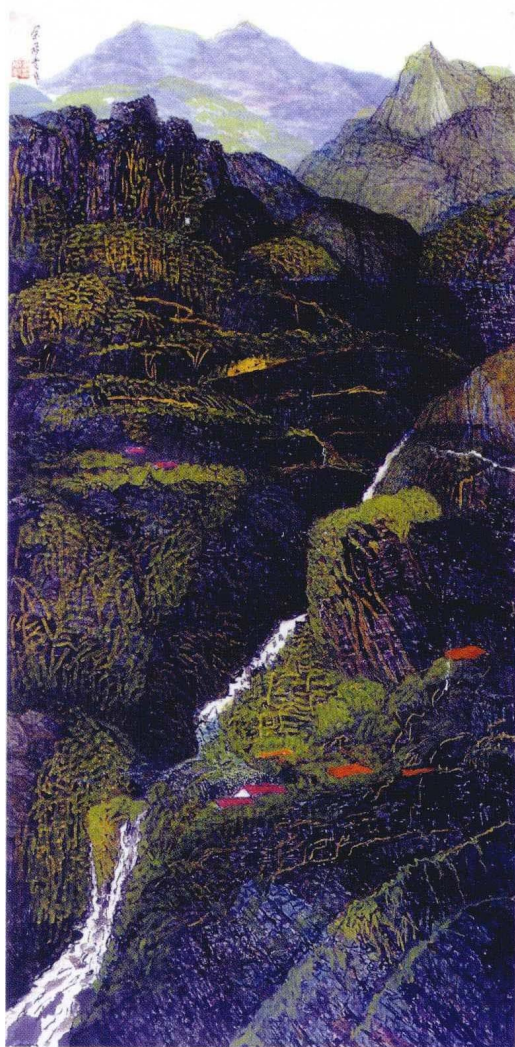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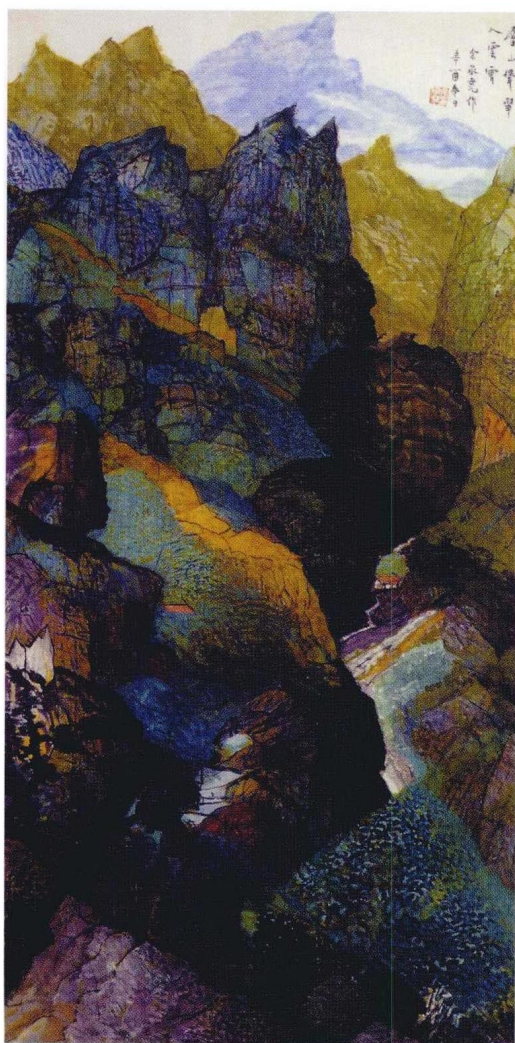
《奇峰翠岭》，彩墨，120cm×60cm



《雾之谷》，彩墨，77cm×57.6cm

《层山耸翠》，1981年，
彩墨，119cm×60cm

《山水》，彩墨，120cm×60cm



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朱崇实

副主任委员:孙世刚 李建发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惠霖 王 旭 庄宗明 朱崇实 孙世刚

李建发 陈支平 陈金灿 陈福郎 林昌健

周昌乐 洪华生 胡培兆 蒋东明 廖益新

秘书:陈福郎

序

南方之强

厦门大学在 85 年前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所创办,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传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出资创办的高等学府。陈嘉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社会最贫穷、最落后,饱受外侮和欺凌的年代。陈嘉庚先生非常想改变这种状况,他明确提出:中国要变化,关键要提高国人素质。要提高国人素质,关键是要办好教育。基于教育救国的理念,陈嘉庚先生毅然个人倾资创办厦门大学,并明确提出要把厦大建成“南方之强”的目标。据我所知,“南方之强”是有典故的,最早是孔夫子的话,被记载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寓意“宽柔以教”。陈嘉庚先生用这四个字作为厦大的奋斗目标,蕴涵着他对厦门大学的殷切期望,代表着厦门大学师生的志向。因此,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和校歌中咏唱的“吁嗟乎,南方之强!”标明了要使地处中国南方的厦门大学以自己的鲜明特色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的目标。用“南强”二字作为本丛书的书眼,我想其意不言自明。

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中对大学的功能作了很好的概括。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目前,厦门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之

一,历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厦门大学视察,对厦门大学的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在厦门大学 80 周年校庆时,江泽民同志专门给厦门大学写来贺信,希望厦门大学能够继承和发扬嘉庚精神,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们要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学校的资源用在最有效提升学术水平上。出版一批高水平、能够反映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正是这一需要使然。

在厦门大学建校 70 周年之际,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辑《南强丛书》,共 15 部学术专著,影响极佳,广受赞誉,为校庆 70 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此后,《南强丛书》又出版了数辑,使得《南强丛书》成为厦大的一个学术品牌。值此建校 85 周年之际,再遴选出一批优秀之作作为《南强丛书》出版,是全校师生员工的一个愿望。入选这批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的著作多为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著作者中有中科院院士、文科资深教授,有全国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新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受到瞩目。这批学术著作的出版,为厦门大学 85 周年校庆增添了喜悦和光彩。

大学出版社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促进它所在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在 80 多年前,厦门大学就把“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作为自己的三大任务。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厦门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目标与大学的发展目标是相一致的。学校一直把出版社作为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在努力提高它的水平和影响力的过程中,真正使出版社成为厦门大学的一个窗口。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的出版汇聚了著作者及厦门大学出版社所有同仁的心血与汗水,为厦门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一份特有的贡献,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由衷的感谢。我期望厦门大学《南强丛书》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反响,更希望其影响被及海外,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是我,也是全校师生的共同心愿。

厦 门 大 学 校 长
《南强丛书》编委会主任 朱崇实

2006 年 2 月 28 日

海峡对岸一座山(代序)

洪惠镇

余承尧这个名字,在大陆当代中国画坛还不太为人所知。然而 20 世纪的水墨画史却不能没有他的位置,因为他是海峡对岸最重要的一位山水画家,被台湾学术界誉为堪与李可染媲美的大师。

我知道余承尧这位画家,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图书馆里境外出版物极多,我发现台湾美术刊物连续高密度地介绍一位传奇老画家。他籍贯福建永春,曾留学东瀛学习军事,48 岁以中将军衔从国民党军界退役经商,56 岁歇业自学绘画,68 岁被国外一些著名美术评论家发现并受邀参加国际画展。然后又经过 20 年的孤独寂寞才获得台湾画坛的承认,一时声名鹊起,享誉海内外。他就是余承尧。他自创的画风非常奇特,令人过目难忘,我印象十分深刻。

不久,我也注意到那时国内的主流美术报刊用很小的篇幅,报道过这位山水画家。内容只是简要摘录台湾媒体的介绍,此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国内学术界对他有何关注与评介。所以余承尧犹如海峡对岸一座云遮雾障的大山,看不见真容,连名字都很陌生。

大概我三生有幸,注定有缘结识余承尧先生。1991 年,我调回厦门大学任教,转眼已阅六个寒暑。一日黄昏,我在校门口街上邂逅一位正在漫步的老者,感觉似曾相识,猛然想起美术刊物登载的余承尧先生的照片就是这个模样。难道有人长得这么像他?或者有可能真的是

他?我一时顿生好奇心,尾随其后,见他走入一家旅馆,便鼓起勇气追上前,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余承尧先生。老者惊讶地回答是,然后问我是谁,怎么知道他。就这样,我和他的奇遇,便一见如故,几年的交往,竟成了忘年之交。

原来,他那时回大陆探亲,暂住厦大他的一位外孙家,因宿舍局促,下榻不得不独寄逆旅。客中寂寞,正需有人聊天,于是我常去作陪。后来余老落叶归根定居厦门,购置了公寓,才与子女住到一起,我仍尽可能找时间去探望他。有时我太忙多日没去,他就会叫人喊我,因为我们有着许多共同语言,晤谈甚欢。除了山水画,他还精通书法、古典诗词、南管音乐和汉语音韵学,这些也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他那时已是耄耋之年,思路却依然十分清晰。我心生为他收集谈艺语录的念头,于是尽量在漫谈中记录,可惜收获不多(见本书附录)。

我不知余老在台湾是否出版过谈艺语录,曾询问过与他颇有来往的已故台湾画友管执中。他说余老很少谈艺,他是以平常心自学成才的,也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成就。确实,我从他的诗文和谈吐里,深刻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种浸透着中华传统文化而自然散发的幽香,就如古书的楮墨之香那样,永不消失。那时,他的一幅代表作在台港拍出天价,拿画投拍者,是一位曾经评介过余老又以极低的价格从他的台北蜗居里买走作品的美评家,转手获得巨利,子女们为此愤愤不平,余承尧却淡然地说,没有那位朋友,哪有他的今天。

结识余老后,我曾经写了两份稿子,分别寄给省市两家主流报纸,想介绍这位原籍福建的台湾大画家。可惜由于他的身份和履历,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比较敏感,媒体有所顾忌,文章发表时都被大加删削,篇幅小且位置偏,没有什么影响。福建近现代中国画名家不多,能像余老享誉海外者更少,他既然告老还乡,就是天赐的一面旗帜,应该赶紧利用,以促进福建国画学术的提高与发展,进而扩大在全国的影响。于是我向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建议举办余承尧艺术国际研讨会等活动,可惜非常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建议始终没被采纳。

就这样,余承尧定居厦门三年,外界对他一无所知,连台湾也很少有人知

道他的消息。不是老人家在厦门喜欢深居简出不热心社会活动,因为有些小画廊开画展请他光临,他都会欣然而至。如果学术界能够给予他足够的重视,就不至于白白浪费了一项宝贵的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和学术损失,令我至今痛心不已。

1993年4月初,我在中国美术学院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一天早上和郎绍君遇到台湾学者石守谦,他的第一句话是余老在厦门去世了,我惊痛之余,赶回厦门帮办后事。丧礼由厦门黄埔军校校友会主办,我应余老的子女之托,为逝者撰悼词。自己另书一对挽联曰:

此生传奇 最终竟是丹青大手笔 令列国惊仰
斯世高寿 到底因为道德好楷模 俾后人追宗

事后我答应余老子女,为他写篇比较详细的介绍或研究文章,好让大陆画界了解他。可是很惭愧,时隔十三年,我还没偿还文债。首先是因为精力不敷,我画、论兼治,忙不过来。其次是我一向惮于个案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必须拥有越多越好的材料,如有疏漏,就会影响研究质量。而越是成就卓越的画家,材料越丰富,搜集起来越可能挂一漏万,于是这事就拖了下来。

正当我愧对已故余老时,我的同事刘一菱,偶然从一篇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发现并感动于余承尧的艺术成就、传奇事迹与人格魅力,萌发了研究他的浓厚兴趣与热情。她的祖籍也是永春,并且故里和余承尧相邻,这是她产生兴趣的感情基础。她本人从事油画教学与创作,对余承尧迥别于传统的山水画,另有自己的解读方法和审美角度。她先写了一些富有感情的追踪考察与解读文字,让我深受感动,我发现可以把担子卸给她,便极力鼓励和支持她继续研究,于是就有这本《余承尧绘画艺术研究》的酝酿与完成。

这本专著的出版获得厦门大学出版社的扶持,进行顺利,使我倍感欣慰。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耐心,力图穿透时空,像一位优秀导游似的,引人入胜地引导读者进入余承尧的世界。她一路言辞优美地娓娓道来,谈及余老的